



THE  
LINE

每个人都是他人的援兵。  
和朋友一起战斗，是最温暖的事

兰晓龙  
著

# 生死线



生死线

THE  
LINE

兰晓龙  
著

常州大学图书馆  
藏书章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生死线/兰晓龙著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7  
ISBN 978-7-02-012336-0

I. ①生… II. ①兰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25352 号

责任编辑 刘 稚  
装帧设计 陶 雷  
责任印制 王重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 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 
邮政编码 100705  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  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753 千字  
开 本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 
印 张 39.25 插页 2  
印 数 1—5000  
版 次 2009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 
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2336-0  
定 价 78.00 元

## 目 录

上 部	<b>迷 局</b>	· 1
	一九三八年 沽宁七日	
中 部	<b>苦 旅</b>	· 217
	一九四一年 九个昼夜	
下 部	<b>救 赎</b>	· 417
	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及之前的六十天	
附录一		· 612
	导演孔笙问答录	
附录二		· 614
	大概还会虐下去 / 兰晓龙	
附录三		· 616
	关于欧阳山川 / 廖 凡	
	关于四道风 / 杨 烁	
	关于龙文章 / 李 晨	
	关于何莫修 / 张 译	
附录四		· 620
	一种说法	
	另一个结局	

## 第一章

明白了，现在可以走了吗？”

“您愿意吗？”

“我也不很急，您说了算。”

“那好吧，”他这么说着，行到几间空荡荡的屋子

北来。

“您觉得山野的有什么劲？我劝你去南边吧。”

“您别开打，”他用手背打着自己的脸，眯着眼睛望着天空，那天空似乎永远在大地受伤，绿色的草皮上迸发着红色的血块。

被烧焦的尸体和经过人群踩踏日本士兵的尸体倒映着生的网络，痛苦的光芒在大地疯狂闪烁，使人眼睛难以捉摸，那网络又好像从人的身体内部渗透到地底，被耕种了两年，透出的天空是蓝色的如同烟雾，凄凉的月光映着遍地红色的鲜血。

## 上部 迷局

一九三八年 洁宁七日

一阵狂风吹雨，把大地弄得一片漆黑。

被烧的失魂不想那军官用近乎嗜杀的外人，像魔鬼的手队伍，像魔鬼的手那个“魔鬼”的部队，从废墟里不翼而飞，冲回东北，冲回东北的土地上，那魔鬼的身体手舞足蹈了想，“今天我会去。”

“明白了，再见。”

“您别开打，”他用手背打着自己的脸，眯着眼睛望着天空，那天空似乎永远在大地受伤，绿色的草皮上迸发着红色的血块。

被烧的失魂不想那军官用近乎嗜杀的外人，像魔鬼的手队伍，像魔鬼的手那个“魔鬼”的部队，从废墟里不翼而飞，冲回东北，冲回东北的土地上，那魔鬼的身体手舞足蹈了想，“今天我会去。”

被烧的失魂不想那军官用近乎嗜杀的外人，像魔鬼的手队伍，像魔鬼的手那个“魔鬼”的部队，从废墟里不翼而飞，冲回东北，冲回东北的土地上，那魔鬼的身体手舞足蹈了想，“今天我会去。”

被烧的失魂不想那军官用近乎嗜杀的外人，像魔鬼的手队伍，像魔鬼的手那个“魔鬼”的部队，从废墟里不翼而飞，冲回东北，冲回东北的土地上，那魔鬼的身体手舞足蹈了想，“今天我会去。”

被烧的失魂不想那军官用近乎嗜杀的外人，像魔鬼的手队伍，像魔鬼的手那个“魔鬼”的部队，从废墟里不翼而飞，冲回东北，冲回东北的土地上，那魔鬼的身体手舞足蹈了想，“今天我会去。”



## 第一章

### 1

大地受伤，绿色的草皮上进裂开黑色的弹坑。

战场上一个中国士兵和一个日本士兵的尸体倒在弹坑的两端，前者已经尽力地战斗过了，与入侵者相比，他的服装和武器是寒碜的，仅有的那汉阳造也已经被炸成了两截。远处的天空在硝烟中如同泼墨，爆炸的闪光映着近处红色的血。

一队土黄色的人影正翻越了坡峦从这里路过，一支完整建制的日本军队，安静的，悄然的，并不太注重行军队形但显然有明确的目的地。队中的一个军曹奔向这处弹坑，他并不打算哀悼他的同伍，而是翻弄那具中国兵的尸体，中国士兵用于果腹的一个硬面饼在他手上停留了一会儿，他咬了一口，然后扔掉。

队列里传来喊声：三木军曹！

簌簌的声响后，那军曹用近乎畸形的外八字脚步追上了队伍，他已经套上了那个中国兵的衣服。而寒酸到一无所有的中国士兵在故乡的土地上裸露着他的身体。

雾气散去的江南，田间庄稼长势正旺，一个老农精心地给自己的菜苗施粪肥，他精确地保证着一瓢两株的比例，仔细地用这种宝贵的液体。

身后突然有异样声响，老农循声过去，扒拉开那些刺丛，他看见一个正试图挣扎开那些荆棘刺丛的中国兵。后者显然是打算蹑行通过时被缠上的，他如临大敌地瞪着老农，尤其是老农拿在手上的粪勺。

哎哟，军爷这可真对不住。

老农本能地惶恐着，并且打算去为来者解除那小小的麻烦。来者一个冲步，挑开粪勺，一个标准的日式刺杀姿势，将刺刀扎进老农的腹部，并拧转刺刀扩大出血口，露出享受的神情。迅速准确地完成了这一系列动作的家伙满意地转向自己身后，迈着外八字，他就是那个扒死人衣服的二木。

荆棘刺丛外整排蹲踞的军队，混穿着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的衣服，一声不响地潜伏着，纯日式的步机枪、掷弹筒，武装到了牙齿。

远处，他们的指挥官长谷川弘次中佐和伊达雪之丞少佐面前铺开了一份军



用地图,日文标示,制作精细。

长谷川的手指彻底包抄过这个叫窠村的村庄,然后指向地图上不远处的一个城市,下达指令:换一种方式,另一种战争。目标,这里,沽宁。

黑白的世界。

一个人影。一支手枪。

人影在枪的准星里移动。那是个学生样的男人,年轻得让人嫉妒。他突然迎着枪口站住,满脸诧异。弹丸喷出了枪口,那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,将被击中的人看着这颗小小的金属体,笑得有点伤感,接着,弹头穿透血肉,声音清晰无比。

欧阳从噩梦中翻身坐起,下意识去摸额际被头发挡住的伤疤,十一年前子弹从那里洞穿,他能活到今天实属奇迹。

这是一九三八年的沽宁。这是沽宁城里的一户人家。

屋子很小,极不合适地放了一张偌大的双人床。有很多书,一张摊开的地图从书下露了出来,上边用红笔标示着战争波及的区域,沽宁,在红线的东南方。

床上有两床被子,一床已经叠好,一床盖在欧阳身上。

思枫在门镜边换衣,她正要出门,在整理自己。她是那种不会让自己过于出众但又绝不寒碜的女人,她对一切事情都很有分寸。

像任何处得寡淡无味的夫妻一样,欧阳对那个半裸的苗条身影没有多看一眼,反而是思枫有些多余地遮掩了一下。

“头又在痛?”思枫问。

欧阳摇摇头,但脸色和动作说明了一切。思枫递了瓶药给他,转身去倒水,“药铺说咱家的阿司匹林是论斤买的……”

她转身时愣住,欧阳已把半瓶药倒进了嘴里,干嚼。他苦得面目扭曲,样子让人发疹。“你……不觉得苦吗?”

欧阳敲敲头,“嘴里苦,就忘了这里还有个铁块……甜甜蜜蜜,不外如是。”

思枫看起来很想抚摩那备受折磨的头,但最终作罢。她套上外套,“我去店里。”

“我今天有课。”欧阳说。

“中午会给你留饭。”

“谢谢。我会去吃。”

这很像一对夫妻封冻期的例行谈话。但欧阳目光闪烁,头痛或别的什么并没让他安于苟活,这从他乍醒的精神状态就看得出来。

“你们最近很忙,思枫同志?”

思枫看他一眼,“你不应该这样叫我。沽宁城来了特务,风声紧。”



“我又要被你们打上包裹皮寄走了？送达地址上写着：甬管哪儿，只要安全……”

思枫终于责怪地看了欧阳一眼，并且暂时放弃出门的打算。实际上从他醒来开始两人就竭力把对话往两个不同的方向引，但欧阳的咄咄逼人已经让这事避无可避。

“不会的。你地图也看得烂熟了，哪里还有安全地方。”

“那就打发我两条腿走吧，去个用得上我的地方，怎样？我没什么秘密，不值得你们这样护着。现在半个国家叫日本人占啦，说不定明天睁开眼他们就到涪宁了。我做什么了？枪毙没死，可被自己同志判了软禁。天南地北逃了几年，再一个人窝在这小城小屋里，又几年。”

因为说“一个人”，思枫听着便笑了一下，柔和的眼神似乎很想说还有我。

欧阳看到思枫的苦笑，“抱歉，还有你。我忘恩负义，不是个好同志，还委屈你掩护、陪着。这样的夫妻味道如何？你就没话要说？”

“还好。”

“……好同志。”欧阳叹了口气，将手抱了后脑枕在墙上，某些时候跳踉的未必奈何得了沉默的，话多的干不过话少的，他也知道。

“我会告诉上级的，不过他也很忙。”

“我死乞白赖地想见他，可不就是因为我很闲，他很忙？”

“你想去的地方根本弄不到你必须吃的这些药。”思枫忧心忡忡地应了一句。

“我为了吃药活着吗？”

“你先活着才好想是为了什么。”

说完，二人之间便有些冷场，欧阳泛出一个古怪的笑容。这是思枫第一次攻击性的语言——今天的第一次，总会如此。“又把你给逼急了，这时候你说话才不像个同志倒像个人了。你别说，杠得我没话说。我很烦，连累得你也烦，我烦的是那些无谓消失掉了的时间，你烦的是这个人不知好歹。”

思枫沉默了一会，显然两个人无法只用一个烦字来做计量，“烦”不过是把其他诸事挡在意识之外的盾牌。“我……会告诉上级，告诉老唐。”

“嗯，告诉他那个大新闻，国共已经合作，别让我再在这里浪费生命。”

“只是你的名字从来也没从通缉令上拿掉。”思枫很坚决。

“再告诉他一个新闻……”欧阳又一次去看那张地图，属于欧阳的空间总是很乱，因为那是个无心关照自己的男人，于是也能看到散落在地上的报纸，上边有关于前线的战事。思枫也随他看着那个焦心的小空间。“……北方在燃烧。”

门轻响，人出去了。欧阳看着那扇关上的门，不是愤怒，其实在这个小空间里他永远感觉到的不是愤怒，而是自己也深陷其中的无奈。如果不去想这是一张蛛网，虫子也许呆得很舒服。

欧阳对自己做如是苦笑。

后来他起了床去喝思枫给他倒的水，嘴里真的很苦，苦得让人打哆嗦。刚才的壮举只是一时意气，而且仅限于某个对象。

他的头仍然很痛。

门上的半幅红双喜字已只剩下发白的一角，欧阳看着它，苦笑。

## 2

欧阳穿过操场去教室，他把锋芒都藏在旧长衫和佝偻的腰背之下。这是一所女中，也是让他这男性不自在的原因。各种女声在周围问候，欧阳脸上带着心不在焉的微笑应着。微笑微笑，咽下刚在家里爆发过的所有戾气，现在他是一个斯文的、通达的、浑身上下洋溢着书卷气的男子，每分每秒暴烈的青年时代都在与他挥手远去，尽管点火就着，但他正让人以为他像一杯亲和的淡酒。

欧阳朝他的课堂走去。

今天的课堂有些不一样。

黑板被一句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的口号占满了。学生们拿着卷好的旗帜和标语，正期待地看着他们的老师。他们的领袖是一个叫高昕的同学。

欧阳看看黑板，又看看他的学生，“我来猜，你们不想上课，想去游行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”领头的高昕回答，底下哗哗地鼓掌。

欧阳就在掌声中笑笑，径去擦黑板，这个举动让学生们失望，掌声也成了嘘声。

“您不能擦，先生。”高昕急着阻止。

“这几个字你们早就认识，我想讲点新的东西。我们实在为日本人耽误太多的时间了。”欧阳在黑板上写了一句日语，然后给大家读了出来。

“我们不想听这种可耻的语言。”高昕的神情轻蔑中带些愤怒。

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。”欧阳翻译出来，对着一屋子错愕的学生，欧阳再次笑了笑。尽管大多数人还是一副不安于室的表情，但暂时她们不会发一声喊便将出去了。

“简单地说，你要骂人至少得让人听懂，更简单地说，永远得学新的东西——现在上课，我记得……”他顺着学生们的异样目光回头，门边站着两个黑衣人，刻板而神秘，其中一个向欧阳招手，很无礼。

欧阳转回头不理睬他们，“现在上课。我记得昨天的作业是一首七律……”

学生们都有些难堪，只有一个叫唐真的女孩站起身来交了作业。唐小姐眼皮实在太薄，这么一个起身来回脸都红到耳根。

“谢谢唐真同学。至于大家，我想是把精力用来做这些标语了，我想你们也不会有心情把口号押上诗韵。”

高昕抵触地念道：“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。”

一片笑声。

欧阳也笑了，“高昕同学引用得当。那我也说说我的看法吧，不要为战争准备一生，到了战场上战争课也就是一两天的事，别的时候做好自己的事情。我们的蒋委员长说过一句很有道理的话——千万别把读书和打仗当成两件事情。”

“说得像是你打过仗似的。”高昕嘀咕着。

欧阳笑了笑，但笑容立刻僵住。门口的黑衣人径直走到他跟前，亮出了自己的证件。欧阳看看他的学生，叹了口气。

欧阳被带到一间办公室。

特务乙在桌前走动，存心让坐着的欧阳看见腰间突出的枪套。特务甲待在欧阳身后看不见的地方。这很像狼扑人的情形，一个在前吸引注意，一个在后伺机扑击。

“为什么在课上讲抗日？”特务乙问。

“沽宁北向，不过三两天的路程，正打得山崩地裂，您觉得现在的沽宁人还有别的话题？”

“什么叫别把读书和打仗当作两件事情？”

欧阳叹了口气，“这是委员长在黄埔任校长期间的讲话，你们不抓人小辫子的时候也该去了解一下贵党历史。”

“你的论调很像赤色分子。”特务乙咄咄逼人。

“我不知道赤色分子怎么讲话的，我想，贵党会把任何拿脑子想事的人叫作赤色分子。”他顿了顿，好像刚想起来，“你们不是已经跟赤色分子合作了吗？”

甲向乙摇摇头，乙迅速调整方略，“你是外来的，从哪儿来？”

“长沙。”

“长沙哪里？”

“烂泥冲。”

“那是个农村，出你这读书人？”

“湘人穷，不在老家做土匪就只好出来念书。”

特务甲忽然插了句长沙话，“我很想吃白鹤楼的臭豆腐。”

欧阳也转了长沙话，“白鹤楼只做糖肉包子，你别逗我了。”

特务甲瞪欧阳一眼，“干吗回这么快？”

“因为有道理。”

“干吗嘴这么利？”

“我没别的本事，只好跟人讲道理。”

“几个大学都从北往南迁，你偏从南搬到北？”

“我三年前来的沽宁。三年前谁知道沽宁会兵临城下？”

“怎么现在说话又一口北方腔？”

“我教的是国语。”

甲与乙互相看了一眼，甲道：“下一个吧。”

特务乙冲欧阳摆摆手，“走吧，我们会去查的。”

两特务走向屋门，欧阳起身，这是人最容易松懈的时候。

“曹烈云！”特务甲突然喊。

欧阳没什么反应，他茫然地看着，可特务甲并没放弃，“把头发捋起来看看。”

“还要做什么一次说了吧？你们不觉得有点过分吗？”欧阳有些不满。

“做我们这行不知道什么叫过分。”特务乙有意挺挺腰，让枪套更突出。

“刚才是闹着玩，现在才是真的。”特务甲奸诈地笑了笑，“我们要找的人从上海来，头上中过枪。除非头砍掉，伤疤消不掉。”

欧阳眼光扫过桌上的一支蘸水钢笔，这是他唯一能找到当作武器的东西。

欧阳一只手捋头发，另一只手企图接近那支钢笔，教工突然跑了进来，脸上带着循规蹈矩者的惊慌，“欧阳老师，学生快冲出学校了！”

“非把我从教室叫出来，好极了！”欧阳缩回将要碰到头发的手，冲着特务嚷一声：“还愣着，帮忙呀！”

“帮什么忙？”

“上大门挡人！否则一发不可收拾！”他在那特务的枪套上重拍一下，“收好了，火上浇油！”

教工和欧阳冲了出去，甲乙特务莫名其妙地互相看了看，随即跟上。

学校门口，看门的老头正赶紧把铁栅门关上。可拥来的学生立刻把他包围了，卷着的旗帜标语也已经打开。教职工们光是看着，如果想做什么怕也是加入到激进的学生里。

高昕煽动着同学们，“刚才欧阳先生给我们做抗日宣传，已经被特务抓了，我们怎么办？”

“把我们都抓了好极了！”“冲出去好了！”学生们愤然而起。

看门的老头儿能做的只有把门锁了，把钥匙塞在身上。面对这帮气势汹汹的女孩他连吭声的能力都没有。

学生们央求着：“孙叔，您要再锁着大门就是为虎作伥了！”“孙叔，亏我们平常叫您叫得那么甜！”

老头儿正犹豫，欧阳和教工匆匆跑来，两特务仍在身后若即若离地跟着，欧阳狠瞪了一眼，转头向高昕嚷嚷：“谁说我叫特务抓了？”

高昕笑嘻嘻地说：“我们的斗争初步成功，欧阳先生已经被释放了，我们要不要争取更多的胜利？”

“当然要的！”学生们拥护着。

高昕喊：“孙叔，开门！孙叔，开门！”



这如同一个号子，学生们跟着一起嚷。没见过世面的老头儿让过百个女声喊得腿酥脚麻，一只手不由自主就往放钥匙的口袋里伸。

欧阳又好气又好笑地呵斥：“高昕，我就服了你啦，为逃一堂课搞到如此惊天动地？”

高昕昂了昂头，“年轻人的事情有年轻人管，您就回您的安乐窝去吧，等我们打出天下来会给您一张安静的书桌。”

哄堂大笑伴之以附和声，这一切对学生们来说不过是个玩笑，而欧阳的脸上也并不见得有什么恼火。“你们搅你们搅，我等你们搅累了回去上课。”

他摊摊手往旁边一让，学生们暂时没什么办法，面对铁链缠身的大门，她们终究不过一群弱质女子，学生们开始拉歌，《九一八》什么的，总之不能那么顺遂地回教室去。校门外已经聚了些看热闹的人。邮差在门外闪过，似笑非笑的。欧阳继续无动于衷地看着外面，一辆停着的黄包车，黄包车上坐着一个大个子，欧阳知道他是个哑巴，叫大风，他周遭还有几个闲人，每个人的眼神都很闲，可又有那么些不对劲。

看谁都像同志，看谁都像敌人。

沽宁以北七十公里，一个村落，叫窦村。有一点坡度，村民伴山而居。此时的窦村炊烟正起，暮色中有人不疾不徐地走在回家的路上。这是一个与世无争的安详世界。

突然鸡飞狗跳起来，一支国军部队正抄过这远离干道的村庄，几个小孩在跑，跑到一个自以为安全的距离便停下来看，农人停下了活计，主妇拿着炊事家伙站在门口发呆，兵荒马乱的年间，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

那支队伍在村里的空地上停下，列队，大声呼喊着手令。有几组人立即分散到村子的各个出口。

然后是稍息，士兵们换用了一种不那么板正的姿势立定在原地。

带队的军官把一把硬水果糖撒给了仍戒备着他们的孩子，这代表双方最后距离的解除——然后他自得其乐地踱着他的外八字。

农人们开始善良地微笑，有人给那队军人送去新鲜果蔬和水。

他们放下了心，陌生的来客是和善的。

学校里的僵持仍在继续。两个特务在烈日炎炎下松开了领口，校门外的闲人都有些昏昏欲睡，校门口的学生们早不喧哗了，有些发蔫，但回到教室仍是不甘不愿的事情。

一个黄包车夫叮当二五地过来了，之所以叮当二五是因为他那辆车实在打扮得过炫，并且还点缀着铃铛，并且他喜欢随时让那些铃铛响着——这是一个喜欢制造噪音的喧闹家伙。他喜欢随时被人注视，并且第一声大嗓子就让他成为众目之的——这家伙叫作四道风。

“大的大的！你干吗呢？”

大风从自己的车上跳了起来，他本来是憨厚的，现在就更加憨厚，敲打、指点、比画——他是个哑巴，并且竭力向新来者说明一件很复杂的事情。

“好看？有什么好看？”四道风看了看校门里，“女人？你要女人？”他揽着他摇头不迭的朋友评价，“也没什么长得太标致的……真是叽叽歪歪，换成我，这门早拆巴拆巴拿来剔牙啦。”

高昕突然冲着门外叫了一声：“四道风！”

四道风正用一个高难度的动作踞坐在黄包车靠垫上，和身边几个车夫嘻嘻哈哈地评头论足。听到高昕的叫唤，他一个筋斗从车座上翻了下来，身手利落之极，看着就是会家子，“大小姐今天很拉风呀，大小姐。”

“帮我把门打开。”高昕说。

四道风哈哈一乐，“你爸会弄死我的。”

“你会怕我爸？”

“我光棍一条还怕有家有业的？”他瞧瞧身后，“可车行这几十个苦哈哈指着有钱人过活呢。”

“我会把你的小名喊得满城都知道。”高昕小声威胁道。

四道风听见当作没听见，对大风嚷嚷：“咱走吧，听说金头苍蝇要剃了我脑袋当夜壶呢，我怕他找不着我。”

“沙——狗……”

装聋作哑的家伙如被捶了一记，他几乎是蹿到高昕前，“女人家！吵什么？！”

“把门打开。”

“跟门说去。”

高昕转身欲喊：“沙——狗……”

“打不开呀！”

“钥匙在他身上。”高昕示意一直走也不是留也不是的老孙，四道风在犯犹豫。

欧阳不快地看着这一切，门外的家伙油得很，任何老师都不会喜欢学生跟这种一身油气的家伙有交往。四道风开始横了眼打量他，他也不喜欢被人这样看着。一旁的高昕理直气壮，介乎解释和炫耀，“我家的工人！”

“教书匠？”

高昕看来并不介意双方来点语言冲突，给欧阳制造点难题已经是她们的习惯，“我老师。”

“我怕了他”。四道风掉头就走，那很让高昕失望，可走之前他冲着大风打了个呼哨，那个叫大风的车夫走了过来，一把逮住老孙，更确切地说是举了起来，摇晃——四道风就着钥匙串的响声第一下就把钥匙掏了出来，女学生们拼命鼓

掌,他发了人来疯就要开门。

特务乙这回真是忍无可忍了,大嚷:“臭拉车的,你干什么?”

他该从刚才那一出就知道眼前这人是受不得激的,四道风张了一眼,两手把住了门往外一扬,他臂力大得可以,两扇偌大的门被豁然打开,“这招叫风卷残云。”

哗的一声,人流顿时如泄洪一样拥了出去。两特务被人流冲撞得把住铁门才保住平衡。人流拥向了大街,打着旗帜和标语,喊着口号。继续向校外冲去的学生有意推搡着两名特务,把他们也拥进了人流,给他们的狼狈雪上加霜。

欧阳避开人流,拥挤中手上忽然多了个纸团。欧阳愕然,塞给他纸团的人已经一言不发地没入人流,他甚至不知道谁把那东西塞到他手上的。

### 3

游行的队伍拥过沽宁的主街,一路引来众多行人的观望。从北边逃来的难民一脸木然地瞧着,既然今天连衣食都无着,学生们嚷的就是过于遥远的话题。

两特务终于从人群中抽身出来,乙的衣服已经撕破了,甲正整理着自己被人践踏过的帽子。

“大哥,要不要抓?”他说的是四道风,四道风终于放弃找他的朋友,铁链搭在肩上,嘴里哼了个小调而手上拉着车,他从特务们身边晃过时明显地表示着蔑视,他反对一切叫作规则的东西。

“这小子其情可恶。”

“就知道抓!总有天要被你害死——这是沽宁。”特务甲阴郁地看着这座他们并不喜欢,也并不喜欢他们的城市,“此地临山濒海,有这方圆数百里唯一的干道和码头,又占了个天高皇帝远,那就是龙蛇混杂三教九流。”他瞄着四道风远去,“你说可恶的这小子,他老叔是此地水陆黑道的大阿爷,绑块石头扔水里叫沉锚,喉头上补一刀叫放气,你这样不知深浅被他沉锚放气的总有好几百个。方才带头闹事那女学生是此地商会总长高三宝的千金,他要吭个气咱们只好被沽宁的唾沫淹死。出这种苦差,得先摸地头。否则便有来无回。”

特务乙又惊又羨,外加怀疑,“这么大来头还做牛马的活?”

“刀把子枪杆子都在他手里,他愿意,你又怎的?”

这里的人们听不到远处的炮声,照常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,生活有些改变,主要表现在街边多了很多从北方逃来的难民,家没了,但命还在,他们一无所求地坐在午间的烈日之下。

“可那个姓欧阳的……”

“如果他不是,咱们的宗旨是宁杀错、不放过。如果他是……”

“我明白了,大哥怕打草惊蛇。”

“我怕个屁的打草惊蛇！我怕的是把此地的共党逼急了，咱俩做了沽宁河里的无名尸！这仗打得太久，国字头是不好使了，咱们得出动本地的官字头。”

“蒋武堂？”

特务甲有些犯愁地点点头，“那厮可从来是听调不听宣哪。”

两人正说着，一个汉子急急过来跟那边的四道风说着什么，两人拉着车卷了风似的跑开。

与此同时，欧阳已在巷子里转了几个弯，大街上的口号与喧哗变得远了。他走到一条巷子的尽头，安静地站在那里等待着。巷子里某户人家的门响了一声，一个人出来倒垃圾，回去时没有关门。欧阳思忖了一下跟进去。

在这个破烂的小院里转了几道弯，欧阳出现在另一道幽深而笔直的长巷，他径直走向巷子里唯一的一个人。那人坐在一枰象棋前打残谱。门在欧阳身后轻轻关上。现在这条一览无余的巷子里再没人能偷听他们说话，甚至没人能找到通往这条长巷的路。

欧阳走到棋枰边，枰上的棋子交错纵横，正杀得难分难解。他静静看了一会儿，开口道：“专诸刺僚。”

“子胥吹箫。”

“同志……”欧阳显然有些激动。

“……想走？”老赵问。

“先得为这三年表示感谢，没你们的照顾我早已是国统区的失踪人口。”欧阳陈述得热切而诚恳，“然后为今天的事表示抱歉，我在这里，就永远会这样，牵扯着同志的精力来为我掩护，而我，什么忙都帮不上。”

老赵开始讪笑，“读书人是真会说话，就连要走都说得那么……绕弯。”

欧阳就直解释，“我本是早该死的人了，不该让你们费心。”

老赵摇摇头，继续打他的谱，欧阳也就安静地在旁边看着。

“真的什么忙都帮不上吗？”老赵像自言自语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沽宁是小地方，几万人的这么一座城，我们没经过生死，没见过风浪，你是见过场面的，生里死里滚出来，为什么说在这没有用？”

“我在这三年了，这里一直风平浪静，我也希望它一直风平浪静。”

“现在不一样了。现在日本人要来。”欧阳注意到说这句话的老赵正把一只“车”推过界河，他那只手微微有些发抖。虽然平静，但显出一种临战的紧张。

“能说得明白一点吗？”

“北线胶着。但是我们的人在战线以南发现日军踪迹，整建制的人马，该是冲这里来的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这种情况令欧阳也紧张起来。

“……再也找不见了。”



欧阳和老赵开始沉默。原来安静的小巷更加寂静。

消失了的日军正穿着国军的衣服站在村庄的空地上,当然,那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。

糖将近散完,村人的水和果蔬也吃喝得差不多,归还水碗时的鞠躬已经有些明显的日式,但这帮与世无争的村民们看不出来。

村里人家淡淡的炊烟已经慢慢融进了天空,远处的林间也有一个彩物晃晃地升上空中——一发信号弹。

哨声响起,松散的队伍再一次列队,并且在口令中分成了四个部分,然后,持枪转身面向了四个方向。

第一枪就是号令!他们的指挥官——三木一枪击倒了离队列过近的一个孩子,那孩子仍在嚼着他刚给的糖。然后,杀戮开始了。

枪声开始轰鸣,林鸟惊飞,枪声呈越来越密的趋势,连一头从村子里惊出来的羊也被一枪撂倒在地上。

没有人能跑出来。

杀戮的枪声似乎还在这个空间里余响,小巷里棋枰边的两个人都皱着眉头。

欧阳问:“到哪里再找不见了?”

“窠村、黄庄一带。”

一个棋子在欧阳手上翻弄,他在思考,“都是没人要去的山里,他们上那干吗?埋伏?抄国军主力的后路?”他自己对自己就摇了摇头。

“不够人,就一个加强大队的样子。”

“……打沽宁倒是正好,可又不见动静。”欧阳边说边皱了眉掐着自己的太阳穴,显然又在头痛,“该通知沽宁守军。”

老赵点头,“已经去办了——先不想了。我就是想告诉你,现在情势危急,你在这里会很有用。”

欧阳苦笑,“我从没渴望过沽宁这样的战场。见不得天日,天天被自己人追杀。”

老赵有点讶然,“谁是自己人?”

摸摸头上的枪疤,欧阳解释,“给我这一下的是敌人。可他们在北方和日军浴血的时候,他们和我就成了自己人……这部分自己人今天还在追我,什么不为,就为上了他们名单的人都必须得死,那叫尊严,管他山河破碎,管我今天已经无害兼之无用,欧阳山川还在喘气就有碍了他们的尊严。”

显然老赵知道刚刚欧阳经历过什么,他开始乐,乐得有点无视欧阳的无奈和愤怒,“无害兼之无用吗?”

“基本无害,基本无用。”